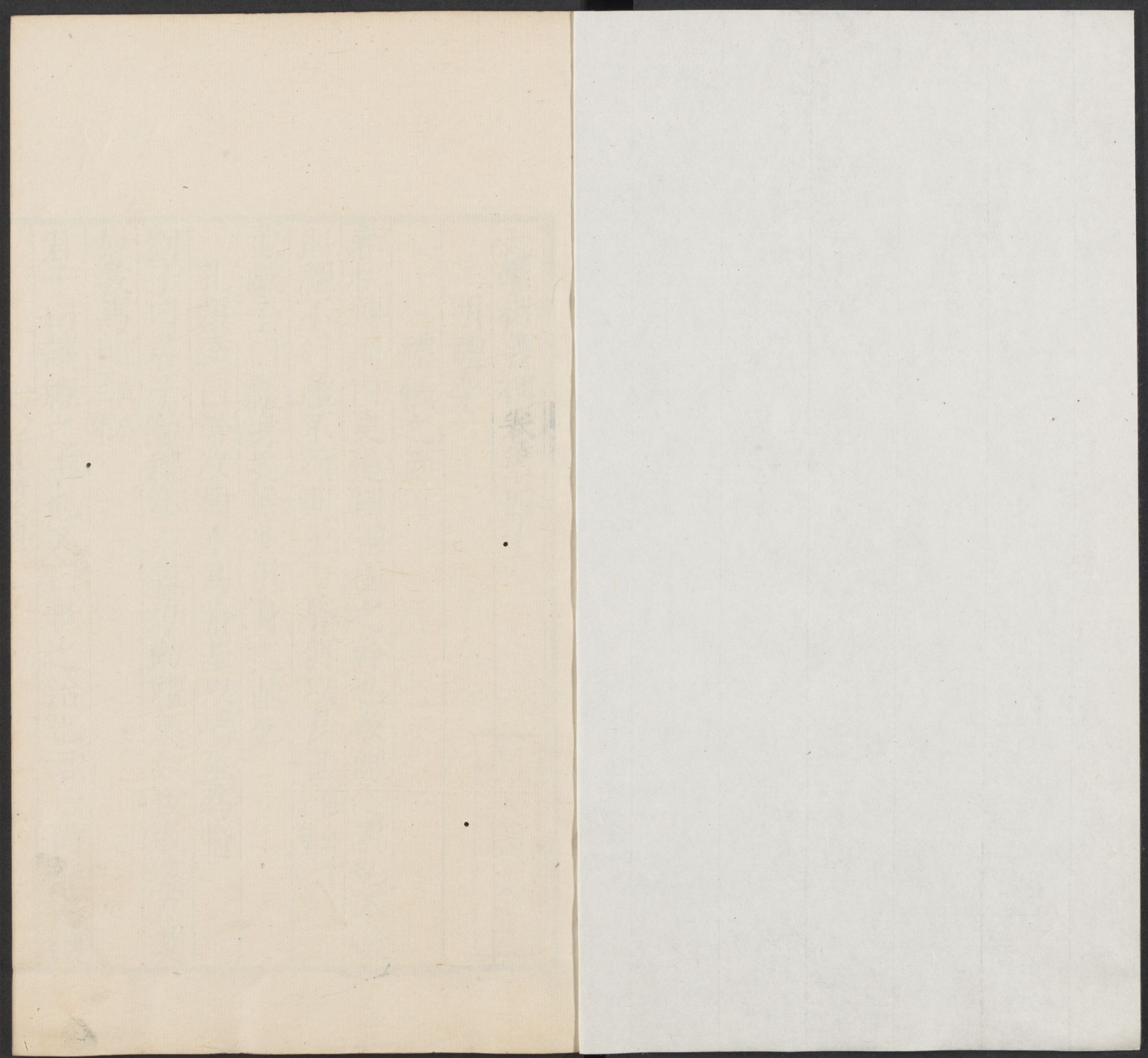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2

112 JAN 1952

T 1278/4822



太學衍義補卷第四十

明禮樂

禮儀之節 下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孔穎達曰幹以樹木為喻基以墻屋為喻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

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

阿波國文庫

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農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

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為與而禮之行又以敬為與

不敬則怠於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於亂也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公十年

臣按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者

率本於禮論禮者率本於敬讓敬也者禮之本

也讓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於貌者

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為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為

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歟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

善於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

此茲二言者蓋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齊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昭公自郊勞至於贈賄無有所失乃揖遜進退之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為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於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人而不能用禍難且將及於身而不知憂恤其所底止之地顧惟屑屑於儀文之末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則禮之為禮不在儀文之末可

見矣

孟僖子

魯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蓋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

鄭大夫游吉

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

之經經者道也地之義義者利也民之行行者人也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因

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

水火木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章為五

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滋味聲色用之過度民失其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昭公二年

朱熹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也

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

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人人

口為五味發見於目為五色章徹於耳為五聲味

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

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

故須為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產論禮之言也而

孔子於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孝者禮之本也事

親孝然後可移於君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國疑必古有是言子產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為推本之論歟

晏子名嬰齊大夫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借事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唯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商不變士不濫宮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蓋以

是時陳氏厚施於國將有篡國之漸故平仲既

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

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

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人倫以立禮

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

乎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
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
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
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
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
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

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
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
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
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
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
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
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聖人舉已往
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

後漢書卷四
所以爲生君之所以爲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
教事之大者孰有大於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
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於天亘萬世而
不易制度在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
者如此百世之方來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
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
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
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汗樽而抔飲爲之簠簋豆
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
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
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
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
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

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問禮而孔子并以喪告之者蓋以禮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辭先曰與其而又繼之曰寧則非以儉戚爲可尚特以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先儒謂其言之抑揚

其中正如此所以爲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當代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遠見屑屑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爲然哉凡夫古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爲復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

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臣按此章言為國以禮為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要也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頤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

為教顏子受以為學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以禮古之聖賢未用則以是禮而為學既用則以是禮而為治大哉禮乎所以為天地立心者在是為生民立命者在是後世舍禮以為學故其學流於異端舍禮以為治故其治雜於伯道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貌

朱熹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張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

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爲罷音疲勞慎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亦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爲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

冠

緇布

禮也

今也純也

絲也

儉約

謂省

吾從衆

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

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例而推其餘

孟子任人

任國名

有問屋廬子

孟子弟子

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色與禮孰重

復問人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

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

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也不難不揣其本謂而齊其末謂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可使高於岑樓樓之高銳似山岑者喻禮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帶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庚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墻而撻牽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撻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

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終兄之臂而奪之食撻處子而得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

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繆哉

臣按荀况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旣以禮爲僞則莊周謂所言之躋而亦不免於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後世人主或有取於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因之以進說故於論禮之末剗其可取者以

八後事卷四
獻使知其所謂僞者乃人之僞非禮之僞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以僞爲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湏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湏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爾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湏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

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
而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
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於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
行於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禮出
於人心聖人緣人情而制爲禮何有古今之異
哉蓋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理
也朱氏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
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臣故

乘自古以來凡爲禮之說類聚以爲一處如張
氏所云者使後世有志於禮學者於此推原人
心固有之初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
其時勢稱其情文斟酌損益以漸行之立爲一
代之制云

以上禮儀之節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
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

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
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
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
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丁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
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
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

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
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一

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
有所根據云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上之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頤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

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
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
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爲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於人心而作於
聖人人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
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
和暢豫悅之象故旣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

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群祀而
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胄
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
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
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
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旣

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音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

人聲者也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養之於心志之初陶之於節奏之際和之於聲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

水火金木土穀

與三事

正德利用厚生也

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

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

夫政治之得失也必於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是言也有作於外者焉有作於內者焉作於外者則采而納之於上作於內者則颺而出之於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於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於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

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脩和各
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
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
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彊者不能久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
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
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
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

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
趨其耕耨籥草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
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
作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宮而凡閭
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
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
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
而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也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惟治道君於聲
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於詩言則曰汝
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於上而俾臣聽於
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於君君以臣為耳臣
以君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
不能及也歟

夔曰夔擊

考擊鳴球

玉磬也

搏

至拊也

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

丹朱也

在位群后德讓下

堂下之樂

管鼗鼓

有合止祝敵

祝以合樂敵以止樂

笙鏞

大鐘以間鳥獸蹌蹌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

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夔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
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蕭古文作箭
舞者所執之物蕭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
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
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又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堂上之樂也下
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者堂下之樂也

林之竒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爲
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
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黃帝曰咸池帝堯曰大
章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
帝舜之大韶其詳載於虞書解者謂韶韶也韶
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韶箭者
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
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自有虞以

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
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群后德讓庶尹允
諧則雖蠢如鳥獸靈如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
自然之應也是其爲樂盡善盡美如天如地後
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蓋舜之德性之
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又得后夔
爲之掌典故其爲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
學之而忘肉味而又舉之教其徒以爲邦後之
有天下者作爲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仿
彿其萬一立德以爲樂本擇人以為樂官求聲

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和節中祗敬庸也孝善父母

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興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以誦

節之言發端曰言語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

卷言能聚物二大咸堯樂大磬與韶同大夏禹樂大濩湯樂

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大簇姑洗六同大呂夾鍾南呂

應鍾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呂

以聲音六舞也以致鬼神示郊廟以和邦國諸侯以諧

民用之射以安賓客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

萬物而享之臣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自虞廷以來已然蓋

樂以象成有國者既賴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

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冀其異

時以輔佑我後人故於其幼穉之日未用之先

求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

德則異時居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

時涖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

朝著臨蒞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
體朝廷之事莫大於禮樂禮主嚴而樂主和和
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
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
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
會合以為樂或用之郊廟或頒之侯國或施之
鄉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於四夷之來朝者
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凡國家政治之施合
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賴於樂今日所以用
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為

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絕焉此二帝三王之世
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脉關節常相聯絡
而享有道之長也歟

大師

樂工之賢者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六律陽聲六呂陰聲

陽聲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呂大呂

應鍾南呂函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鼗絲琴木柷匏

笙

竹管教六詩曰風

諸侯國風

曰賦直陳其事曰比

即物比曰興

說物

曰雅大雅小雅

曰頌祭祀歌頌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矇升

令奏擊拊拊形下

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音亂小太饗亦如之諸
侯亦如大射帥鼓用之而歌射節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
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

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太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以見律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以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

度一二三四為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大小之齊廣狹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

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

臣按太師主於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於制器所辨者不止於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制器焉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屬陽呂屬陰陰必同於陽而無所乖異則樂和矣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陰陽凡所以為之度數為之齊

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陳澔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

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
第二宮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
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
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
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
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
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新
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一至六為

變宮又第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
無窮矣

以上樂律之制上之

大 衍義補卷第四十二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上之
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陳澔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人心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

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千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千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樂之本蓋以樂之為樂人見其備金石絲竹之音千戚羽旄之舞以為樂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濁高下之變而合宮商角徵羽之調者其本源之所自則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陳澔曰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懣之音矣

劉彝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

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
聲半清半濁君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
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
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
本於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
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
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
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
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
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
亂則聲音和諧而不怙懣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一樂之
作而萬理無不該盡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
於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覺其有失則
乘除抑揚以應之使之必得其平協比和諧無
相凌奪然後反求於吾之政治宮音有失則求
之於君商音有失則求之於臣以至角徵羽之
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
常相流通則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

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萬寶常張文收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之地之

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古之善觀人國者不

觀其政治而觀其聲音其音安以樂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國也政之乖者亂國也民之困者將亡之國也國之將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則誣罔其上罔上則民無誠心矣民已則靡靡之樂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謹於禮樂刑政之施以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成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詩順民之情性協比以成文播奏以為樂

使天下之人聞吾之聲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審吾之樂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方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

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爲治其政治寓於聲樂之中故審其聲樂卽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從事於簿書期會刑罰兵戎之末所謂樂者特用以行禮耳不本於人心不協於律呂人之氣不復關於天君之政不復寓於樂故流爲苟簡之治而無復文明之化者此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臣按聖人作樂必本於人之性情性之未發者中也發爲情而中節者和也而又稽考於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數或長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於古昔之制焉然樂之作也必與禮俱而禮則各有所宜又必裁制於禮之義焉律陽而呂陰必使其協比諧和則生氣之在天者陽之氣不至於散泄陰之氣不至於秘密矣仁禮義智信在人於常行必使其道達流通則常德

之在人者剛之氣不至於忿怒柔之氣不至於怯懾如此則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鄭玄曰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

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輔廣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

臣按說者皆謂聲樂之作出於人君之心而此則謂聲感人而氣應氣應而成象然後樂興焉蓋以聲出人君之心而其聲有正有姦此以聲

感彼以氣應一倡一和相為應驗或形於詠歌或著於舞蹈斐然而成章燦然而成列是以其為樂也有淫有和焉自古聖君建中和之極以為樂本聲之出者必致其謹非合於天理之正者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於姦而致逆氣之應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音樂以簫

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則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則萬物得其所也

陸佃曰奮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旣言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必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不然則無其本矣人而不仁如樂何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夫旣脩身

以爲作樂之本然後從之以聲容備之以器數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玄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四十五日間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張載曰正樂旣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從今之善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方慤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應鑄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風自一渡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自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爲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

觀德矣

程頤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臣按樂之所以爲樂因乎人情之所樂而已矣然人情之所樂者則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樂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樂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義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廣樂以成其教耳廣吾所樂之道以寓之聲容之間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

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義之正莫不各有積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則君子之德從可知矣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臣按樂之爲樂曰聲曰容曰器三者而已聲寓於歌容著於舞歌之所協者金石絲竹舞之所執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則出於心具於性而爲德發於志而爲詩由是而協於聲則爲歌詩之章見於形則爲文武之舞情之感於中者

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
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此無他有和順積
於中斯有英華發於外有諸中必形於外夫豈
可以聲音像貌而僞爲之乎由是觀之則可見
爲樂之本在於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極順者又
在乎誠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
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陳澔曰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
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

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

引古語結之

臣按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陳氏特以
爲通論樂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語所謂生民之
道樂爲大焉蓋動之以形者不若動之以聲喻
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條無待於
約束潛銷默化自然相忘於不知不識之天大
哉樂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衆也退旅進退和

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衆樂待也始奏以文謂復

亂卒以武也治亂以相也訊治疾也以雅樂器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雜亂姦聲以濫正不溺而不止及

優俳侏儻之短小優猴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

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臣按子夏既別古樂新樂之異以告文侯而下

文告之以其所問者乃樂而所好者則音而音

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總結之曰為人君者謹

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所謂好惡者謂好古樂惡新樂也文侯

不能謹其所好惡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聽

古樂則思睡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之不謹故

也謹之一言其人君為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

乎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陳澹曰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

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巍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

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地而
猛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
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
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
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太
子

陳澹曰成者曲之一終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

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
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
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
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
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
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
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
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
京四海皆尊崇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樂莫盛於韶武孔子以之而並論

而皆有盡美之稱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後世言
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矣盡矣
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於虞書武舞之義
詳於樂記後世有志於帝王之樂者尚有考於
斯二者以為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
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士二二
十四人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之風故自八以
西樂人

臣按舞佾之數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為

列范祖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
可以毫髮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濟和五聲亦如五味一氣樂以氣動故居第一

三體舞有三類頌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

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條風明庶

闔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闔風不周風廣莫風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此

後為樂九者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密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專為樂也借樂以喻人之和
耳然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
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違聽樂者必達諸
此然後無不通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樂州鳩名對曰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度其長短均也平也鍾百官軌道儀也紀之以三天地人平

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中色鍾聚也聚於此所以宣養六氣陰陽

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大簇所以

金奏大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替陽贊佐出滯發出也三曰姑洗

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也四曰蕤

賓陰氣委蕤於下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功之法則平民無貳貳疑

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儀也為之六閒六閒即六呂以揚沉伏發揚滯伏之氣而

黜也散越也元閒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閒大呂天氣成於黃鍾

受之於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助陽出四隙之細四時

之氣細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氣盛鍾和展

也微者審百事俾使莫不任任職肅也速也大恪也敬也五閒南任

呂贇陽秀也六閒應也合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

不易無姦物也細細聲謂鈞也有鍾大為無罇小為

昭也明其大也大宮大商鈞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

細也細則用大以大平細大則用小以小平大大昭

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鈞如以黃鍾為宮便以林鍾為

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變

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鈞其聲自相諧應古人

要合聲先須吹律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

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

箇子母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

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

臣按國語載伶州鳩對周景王之言所以發明

十二律之名義居然可見考之是時單穆公又

告王鈞音之說有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

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說也均者均鍾也以

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用以度鍾之大

小清濁也漢大初樂有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存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申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此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夫

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蓋人心善惡皆於樂聲見之故孔子聞其琴聲而爲此言旣言樂必以中聲爲節而又推其聲有南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含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暴亂而終以亡人君之於音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者乎然舜非獨帝也

當世化之皆有諧讓之美紂非獨亡也當世化
之皆變靡靡之風由是觀之聲之有南北其來
也遠矣今世樂部亦分爲南北北音自金元入
中國始有之世因謂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爲南
音南音流於哀怨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葉
夷混殺之敝我

國家復二帝三王之正統也夫夷習而世俗所
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聲之節歌解
慍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元羅微末之習不能
無望於

當代之英石誼辭云

以上樂律之制上之

大學詩經補卷四十二

學術義補卷第四十三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中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熹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特音樂廢闕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
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聯如貫珠可
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以告大師
之言也元許謙謂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
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
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
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
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
故文曰繹如玩其本文始從成是作樂始中終
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後世有
作者當以聖人之言為法

予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
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
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
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
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謂韶武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
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

後漢書卷四十三
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
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
象便不甚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
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
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
此

范祖禹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
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
也

臣按大舜韶樂之作前無倫而後無繼也孔子
生於舜千七百年之後一旦聞而學之乃至於
忘味則在當時可知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
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
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又
曰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

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樂居六經中之一其為用最為急者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有成書而樂獨闕焉其所以為樂者其書不復可見幸有此數言載於魯論之中然不徒曰樂而且謂樂正者正之一言蓋有以見樂之在當時其錯雜無倫淫邪不正實有賴於聖人之正定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

張載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

此
朱熹曰取其盡善盡美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
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大抵樂之為樂雖備於聲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則起於詩之言志故聖人正樂以為常經必使雅頌之得所取韶以立治法必戒鄭聲之淫蕩後世有作本九德之歌為九成之樂用夫雅頌之正而戒夫鄭衛之淫則古樂不難復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二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朱熹曰不與民同樂者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

使之窮困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
使民各得其所也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
之民歸之矣

范祖禹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
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
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
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
今之異耳

楊時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
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時雖伶官猶知姦聲淫樂
為可耻而戰國之時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
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
王之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
玩之猶可以得其流風遺韻之彷彿也後世人
主誠因孔孟之言求作樂之本樂之作也必使
其民欣然而有喜色然後為之苟徒肆一已
之樂而忘萬民之憂又不若不作之為愈也當
夫制作之後播奏之時慨然反思於心曰吾之

享此其與民同樂否乎民得無聞之而有舉疾
首蹙頰相告者乎必也好樂而與民同之使其
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則所作之樂雖不能備韶
濩之音而實得韶濩之意於千古之上矣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昆侖之陰

取竹之解谷一作嶰生也治其竅也厚一有薄字均等也

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合黃鍾之宮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

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顏師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一

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黃鍾律呂之本

臣按樂之作始於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生

而空竅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

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律曰黃鍾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雌鳴為六呂曰大呂

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此二者皆以銅為

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

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

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

綵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
 土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
 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
 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
 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
 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
 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既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
 重為十二銖兩龠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此黃
 鍾所以為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是
 而出焉

後漢書志曰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
 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
 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
 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大本

也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而能有所成者無此
理也朱熹曰律曆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
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循四角規而圍之

宛不滿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幕百六十二寸

方尺幕百寸圍其外每旁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約十五寸宛其旁約五寸容十斗寸幕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數也漢斛容十斗實

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千六百二十寸

又曰嘉量之法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百六

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為分者十六萬二

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為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

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

鍾之龠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

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

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自然之數也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

論黃鍾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蓋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
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
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
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
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
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
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
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
焉吁自漢以來鍾律之議紛紛靡定蔡氏茲書
一出而千古之論灼然不疑所謂斷竹為管吹
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
者真誠作樂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
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
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
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
三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
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
大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先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

前漢志曰大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七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黃鍾之大數即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黃鍾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

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
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
七以九分之則為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
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
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
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
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
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

一故云八寸十分

臣按此卽朱熹所謂寸以九分為法淮南太史
小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黃鍾九
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
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
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鍾
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
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
為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後義和卷四三
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
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
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
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
一律焉蔡氏所謂黃鍾之實者如此或者以謂
筭到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何所用之
朱熹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考究其法當
如是也

石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三分損益
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
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
上生仲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
又制十二鍾以準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鍾以律
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
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
以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
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
然半之以為子聲之鍾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

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

蔡元定曰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

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二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由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

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為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者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
至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
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
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
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
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
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
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
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

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疆弱至變徵
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二筭其數
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
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
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其所謂和
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
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孔穎達禮疏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
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
二宮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

下生應鍾為角大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下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上生

無射為商上生仲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仲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簇為角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宮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

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
為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為
八十四調非古矣

以上樂律之制

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四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
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
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熹曰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今樂形之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故希簡而
寂寥耳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
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
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今之異淡與
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

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
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旣得其正
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
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
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
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

成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吹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此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

君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人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昔人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

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首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

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為聲音法制之
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
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
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
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
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
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上為之中土則水火
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
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
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

以宮配仁五
峯胡氏說

喜文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
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
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
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矣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
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
凡揚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
季姦諛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而能有以語夫天
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
年乃若寘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

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
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
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
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
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
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
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
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故聖人制
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
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
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
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
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
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
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
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
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
自用遂專恃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僞

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
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
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
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
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
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
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
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
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

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
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
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爲之序曰其中
所謂黃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
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
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
見臣旣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
所參定者旣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剝取序文而

繼以元定截竹爲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九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絃蔡氏又欲別爲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今即其

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者所謂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後朱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二律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

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
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數法
又曰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濠其樂
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數千載
旁搜遠紹昭宗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爲後世作
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
半矣

以上樂律之制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
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
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

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
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
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
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
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
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爲是言若就後世言之
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
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
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志文與器

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
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
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
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聖
負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理者孰能
與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
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
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踰河蹈海孔門弟
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
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

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
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
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
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
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
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
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
從入之端故耳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
後繼之以五聲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參
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蓋必求之吾之心思

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爲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旣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爲述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者有由

然也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爲律身爲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爲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

後集卷四
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

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為是謙退之辭耳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於朱子者哉人人皆為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戍會永無可復

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畧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於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而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何？所謂十

二詩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

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夫人能爲之而聞之者，亦能辨別其是否，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

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後
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斯人不世出而樂
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而音豈可不聽哉
世無后夔師曠而后夔之心師曠之耳則人
人有也萬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
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
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
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
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系竹琴簫也

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填土也
變而爲甌祝敔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
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
葉其變則然爾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
盤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
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
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
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
器寄者之聲去恣憑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
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

所謂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哉庶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體疑一矣臣請明

詔天下求知音律者內而朝著外而州郡隱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流許其自陳及臣僚薦舉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處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

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依器之調而後古器之即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夫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之鍾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鍾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

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此則蔡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旣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爲三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

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醲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衆器之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無一器之不諧無一音之不應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者矣方之章韶濩武雖不可企及然視後世之因循苟且

後漢書卷四十四
者則有間矣 臣於鍾律非所通曉姑述所聞
以俟

當代之

聖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四

阿波國文庫

